

# 性病 在中国



125  
185

125

# 性病 在中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陈凡 编

性病在中国  
xing bing zai zhongguo  
陈凡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82,000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

ISBN 7—5302—0151—4/I·150

定价: 3.80元

## 内 容 提 要

近几年来，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大有猖獗之势，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书收入有关性病的报告文学六篇，列举了大量数据与事实，从不同角度深刻反映了我国当前形形色色的男女性病及性变态问题的严重状况，并分析了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人文、心理等诸多因素，触目惊心，发聋振聩，可使全社会积极动员起来，加紧防治。

## 目 录

|                    |            |
|--------------------|------------|
| 性病在中国 .....        | 康健 ( 1 )   |
| 性病, 疯狂的恶魔 .....    | 李显福 ( 43 ) |
| 一个性病医生的手记 .....    | 文 来 ( 75 ) |
| 性爱大变奏              |            |
| ——关于中国同性恋问题 .....  | 万瑞雄 (101)  |
| 亚当的苦难王国            |            |
| ——男性病大夫熊玉玺手记 ..... | 涂白玉 (133)  |
| 警惕! 性病的决堤          |            |
| ——当代性病问题采访纪实 ..... | 水 乐 (176)  |

# 性病在中国

康健

打开窗户，暴露了黑暗的同时，也进入了阳光和新鲜的空气。

——摘自一位性病防治专家日记

## 一、东方奇迹。

1949年。隆冬。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迎着凛冽的寒风，迈出了稚嫩而坚定的第一步。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开国大典之后，会议接着会议，一个比一个紧迫，周总理更是日理万机，人益发消瘦了。他坐在一张宽大的紫檀木会议桌前，浓眉紧锁，聚精会神地看完面前一叠材料。大厅里，已经坐满前来开会的人们，正在焦灼地窃窃私语。穿着宽大灰制服的小鬼把炭火生得很旺，室内很暖和。

周总理似乎觉得有一点热，将上衣的领口解开来，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敲打着面前的“全国性病调查”材料，坚定地

说：“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要迅速而彻底地消灭性病，医治旧中国给人民共和国留下的沉痾。”

会后，全国组织了一次“特别行动”，从城市到乡镇，短短的几天之内，封闭了大大小小的妓院。妓女们从黑暗龌龊的青楼里走出来，被一辆辆“嘎斯”车拉到指定治疗区，接受强制免费治疗。烟瘾发了，她们又哭又闹，没有男人，她们跳着脚骂娘。生下来就失去自由的她们，一旦获得了自由，竟觉得痛苦不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血的伤口愈合了，扭曲的人性矫正了，变态的心灵复苏了。她们欢天喜地地接受就业培训，欢天喜地地踏上工作岗位，欢天喜地地结婚成家，欢天喜地地走向新的真正人的生活……

随着妓女——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绝迹，性病的主要传染源被一刀切断。人民共和国又从瘪瘪的钱包里，拨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性病防治专款，同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从城市到乡村，如同木梳梳头一般对性病患者逐个普查、登记、免费治疗……神州大地飞翔着一队队白衣天使，驱逐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阴暗与腐朽。

10年。短短的10年时间，长期困扰着东方巨人的性病大疮，被治愈了。

人民共和国一身轻松，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璀璨的未来。

1964年。北京。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医学院院长、北京皮肤病研究所所长胡传揆教授，面对中外记者令人眼花缭乱的镁光灯，微笑着很有风度地点点头，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重宣布：经过10多年的努力，性病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基本消灭了。霎时，掌声四起。掌声里，胡传揆教授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翌日，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和电台，纷纷抢发这一新闻。英国《泰晤士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彻底消灭性病，实属东方的奇迹……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浓眉舒展开来，轻松地笑了。

晚间，他设家宴请胡传揆教授。春风轻拂，华灯初上，他们谈了许久，许久……

## **二、20年后。一个再也无法保密的事实：**

### **性病死灰复燃，爱滋病已经登陆。**

2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动乱中走向成熟，步入一个喧嚣与骚动的中年。

当人们坐在宽大的控制室里，伸出手指，拨弄着亿万次电子计算机，指挥着遥遥九天的宇宙飞船的时候；当中国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胆略和气魄，敞开国门义无反顾地投身“第三次浪潮”的时候；当飞机飞进农家，泥腿子聘用大学生做私人秘书的时候；当小脚老太婆颠着镰刀脚活跃在商品市场，并用“Ok. Yes”向外国人兜售虎头鞋的时候。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梅毒螺旋体和淋病双球菌复活了。犹如被囚入胆瓶偶尔获释的魔鬼一样，性病带着死亡的嘶嘶啸叫，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盘旋，肆虐。

敏感的东南亚各国新闻机构，早已对此做过事实上是客观的报道。

然而，我国仍在对社会保密。当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36〕号红头文件取消对性病情况的保密时，性病患者在中国已有近3万人，且每天、每月、每年都在迅速地增加着。

就在我到性病防治机构采访时，一些人仍谆谆教导我：注意保密，注意……

顾名思义，性病，是指通过不正常的性行为而感染的疾病。唐太宗李世民圣谕在广州设立海关贸易机构司泊使时，只是想到了金银珠宝，绝不会想到水手们会把性病带到中国。然而，征服太平洋的水手们，确实被小小的梅毒螺旋体打垮了。

从此，中国有了性病。时光流逝，到了蒋家王朝，国民党对妓女、暗娼明禁暗放，征收“花捐”，为性病的滋生提供了理想的温床。性病痛痛快快地泛滥着，东亚睡狮在“大烟枪”和“性病”的夹攻下，病魔缠身，奄奄一息。性病患者随处可见，或烂掉鼻子，或双目失明，或失去生育能力，或放了“冲天炮”——烂掉头盖骨而死亡。

据1950年我国卫生部门调查：北京市，对1303名妓女检查，发现1257名患性病，患病率达96%，其中梅毒病人竟占1107人。上海市，对5672名妓女检查，患性病率占89.3%。武汉市，对1542名妓女检查，患性病率占92.3%。河南省开封市，对2012名妓女检查，患性病的1354人，患病率占67.3%，其中梅毒患者占52.9%，淋病患者占41%。

农村的性病调查情况，也令人吃惊：

安徽大别山区 梅毒患病率3.8%

河南新乡地区 梅毒患病率5%

江苏沛县地区 梅毒患病率3.9%

江西宁都地区 梅毒患病率3.2%

云南纳西族 梅毒患病率28%

云南景颇族 梅毒患病率21%

甘肃藏族 梅毒患病率38%

在较早的《病理学》上记载着：梅毒、淋病、软下疳、以及第四性病统称为性病。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扩大了性病范围，把其它一切常常从性接触中得来的疾病，像腹股沟肉芽肿、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传染性软疣等也列入性病的范围，总称为现代性行为感染。近几年，又发现了艾滋病。

郑州。1987年12月的一天。小A和小B决定今天不出摊了，准备结伴到医院看病。尽管她们的衣服摊子摆在郑州百货大楼的“黄金地段”，每天就有三四百元的收入，但她们还是咬咬牙少出一天的摊，也要到医院去看病。这姐儿俩是这片“马路天使”中的公主，模样一个比一个漂亮，巧嘴儿一个赛一个甜。只要她们朝马路上打一个眼风，就会当即让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跌下来。生意格外的红火，这让周围几位粗腰大臀的“孙二娘”们，又嫉妒又眼红。约摸一个月前，小A的丈夫从深圳跑采购回到了家里，带回了不少“港货”，也带回了一脑袋“洋思想”。新婚莫如久别，夜里枕席之间的亲热劲自不必说，丈夫不无炫耀地说：“嘿，他妈的，深圳，比咱先进几百年。啧啧，小妞也他妈的水灵，浪得够味……”十几天后，丈夫又急如星火地下深圳采购去了。开始她觉得下身有异，也没在意，照旧摆摊挣票子。渐渐地，下身奇痒，紧接着长出针头大乳头状小疣，红红的。她就用盐水胡乱洗了洗。可是，不几天，淡红的小疣长成米粒大小，而且皮肤滚烫，奇痒难熬，夜里在床上直翻腾。她害怕了，去找和自己一块摆摊的妹妹小B。妹妹小B这几天也病了，好看的脸蛋上挂着霜。两个人往深处一搭话，都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两个害的是一样的病。姐姐小A心中狐疑：妹妹还

没结婚，怎么会得了这病呢？她没吭声。

二人略施粉黛，穿戴一番，双双跨上“锰钢26”女车，径直来到河南省防疫站皮肤科门诊部的大楼前。车子放在大楼北边的草坪旁，俩人又犹豫起来。二人转回头沿着宽宽的大道走去，到省人民医院门口，姐姐脸上发烫，说：“咱们回去吧？”妹妹满不在乎地甩了一下大波浪，说：“进去就进去，没啥了不起，×！”

接诊的是个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医生，“牌亮”，笑得也好看。妹妹附在姐姐的耳朵旁，说：“姐，不能让这熊玩意儿占了咱们的便宜，换个女的看。”姐姐向年轻医生说了这个意思。

男医生笑笑，站起来走了。从里间走出来一位女医生，先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说：“请到室内检查一下。”检查室拉着乳白色的窗帘儿，暖气很足，来苏味很呛人。当女医生戴上橡胶手套检查后，却有些茫然了：这是什么病呢？湿疹？不像。大概是什么感染吧？……她实在拿不准，脑子里极力回想在医学院所学的病理学，也仍找不到一点影子。她只好跑上三楼，请皮肤科主任医师雷光烈亲自出马。雷光烈主任穿上白大褂，拎着花镜来到检查室。姐儿俩一见进来的是个矮小老头，恼得恨不能把女医生吞下肚去。

当雷光烈主任看到她们的外阴四周长满大大小小暗红色刺猴状的赘生物时，不禁大吃一惊：难道绝迹近30年的性病死灰复燃了吗？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重新检查，确定是典型的梅毒，纯粹是性行为感染症。雷主任的心里顿时沉重起来，还是在他就读于西安医科大学的时候，曾参加过全国性病防治，见到过这种疾病。20多年了，今天又出现在眼前，他感到陌生、愕然。掂笔的手格外地沉重，一时竟不知开多少万的青霉素了。想了一会儿，才写下“青霉素480万

肌肉注射”的处方。当姐儿俩欢天喜地地拿着处方离去的时候，雷主任关切地说：“请你们二位一定再来复查一次。”姐姐低下头嗯了一声，妹妹则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肚里骂道：“老东西，真他妈的不要脸，还没看够啊？哼吧！”

望着她们远去的身影，雷光烈主任陷入了沉思。

广州。5月的羊城，阳光明媚，繁花似锦。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皮肤科副教授钟幸福一早就上班了，先在楼前的喷水池旁练了一会儿“鹤翔庄”，就走进门诊室翻看一篇关于外国爱滋病泛滥的材料。一会儿，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分来的年轻医生小郭，也跑得满头大汗地来上班了。见到钟教授，小郭说：“这几天我老见一个年轻人在门外晃悠，像有什么事似的，就是不进来。真奇怪。”钟教授沉吟片刻，说：“可能他有什么难言的事情，今天他若再来，就热情一些，问问他。”

约摸10点左右，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犹犹豫豫地推门进来。小郭用眼神示意钟教授，意思说：“这就是我刚才向你讲的那一位。”小伙子长得很靓，脸色苍白，略有些拘谨，神情显得有一点慌乱。钟教授忙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小伙子，请坐下，来看病吗？”等小伙子坐下后，他又问，“觉得哪儿不舒服？尽管告诉我。”小伙子的脸泛起一阵红晕，嗫嚅地告诉钟教授，他要求诊治外生殖器的皮肤病。他说：“龟头上起了一小片溃疡，已经几天了，就是不痛不痒，老流水，奇怪得很。”钟教授为病人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病人龟头处有一大小约1厘米左右的浅表溃疡，圆形的，边缘很整齐，创面也较洁净，同时，有少许渗液。钟教授用戴手套的手触摸该溃疡面，感觉到有软骨样硬度，但

病人却感觉无压痛。钟教授愕然了：这是绝迹几十年的性病啊！他问身边的小郭医生：“小郭，你知道这是什么皮肤病？”小郭茫然地摇摇头。钟教授告诉他：“这是典型的一期梅毒疹——硬下疳。第一期梅毒主要侵犯皮肤及淋巴腺，临床上表现主要症状为无痛性的浅表性溃疡，也称硬下疳，以及附近的无痛性淋巴腺肿大。通常硬下疳发生在感染后的三周左右，就像这位病人一样。男性患者多在冠状沟、龟头、包皮；女性患者多在大阴唇、小阴唇等其它部位，不需治疗，5—7周即可自行消退，梅毒螺旋体会暂时潜伏下来。”小郭听着，用心地回忆着所学过的病理学，梅毒这个名词始终是陌生的。钟教授感慨地说：“也难怪呀，自从宣布性病在中国基本消灭之后，我国医学院的教材里，已把梅毒这一部分删去了。”

在给病人开处方的当儿，钟教授问起年轻人的病史。开始，年轻人不肯说，忸怩了半天，才悄声告诉钟教授：20多天前，他下班路过“的士高”舞厅，一时技痒难熬，便走了进去。里边的靓哥靓妹滚成了蛋，舞也跳得狂，摇滚乐敲击得人疯了一般。开始他一个人跳“水兵舞”，赢了满堂彩。后来一位靓妹子偎上来，要和他跳“贴面”。贴！见肉不吃是孬头啦。紧紧地搂作一团，跳得昏天黑地。最后灯一黑，他就和靓妹在一张椅子上“那个”了。10分钟后，灯又亮了，凡跳舞的人每人必须交20元的“特殊娱乐费”。

年轻人痛苦不堪地说：“就那么一次，一次啊！谁知就……唉，该我倒霉哟！”

武汉。黄鹤楼头，登临送目，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古老的武汉三镇显得生机盎然。在洪山区的一个

居民区里的普通人家，房门紧闭，淡绿色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从门隙里挤出一阵阵抽泣。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姑娘，在屋子里摸索着寻找火柴，屋角的拖把上已经泼上了煤油。她要纵火，她要让烈火烧死自己。这时从她的脸上已经辨认不出她的真实年龄了，牙齿几乎掉光，头发也脱落得稀稀疏疏，鼻子也快烂掉了，只有从雪白墙壁上挂着的那帧大幅彩色倩影上，还可看出她昔日迷人的丰采。圆圆的苹果似的脸蛋，镶嵌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眸子，眉浓黑而修长，微微含笑如同两只弯弯的月牙儿。小巧的嘴巴丰盈而圆润，生气似地微微上翘，更显得万种风情。难怪宾馆里的姐儿们公推她为公主了。她曾为自己的天生丽质而自豪、陶醉，平日更加刻意地打扮修饰自己。她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梦想和憧憬，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向她射来丘比特的神箭，建立起一个充满诗意和温馨的家庭。然而，这个梦却逝去得无影无踪了。就在那天和那个高鼻梁、蓝眼珠的老外“友好往来”以后，她惊恐地发现自己身上得了某种可怕的疾病，开始是外阴部有小小溃疡，渗出少许液体，不痛不痒的。后来身上开始发热，腿窝间有了蚕豆般大小的肿块，隐隐作疼。同时，在胸部、腹部对称长出小豆似的红色疹子。她怕极了，又不好意思去医院看，就到处翻看些乱七八糟的杂志，想找些偏方。后来，她到私人诊所开了药水，胡乱涂抹了一下。可是并不见效，病越拖越严重了，最后只好请长假在家休息。她不知这是什么病，别人也说不清这是什么病。当第三期梅毒症状十分明显时，她才在家人的陪护下，到医院就诊。可是，去了几家医院不是没设皮肤科，就是设了皮肤科而年轻的医生不知这是什么病。最后，在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一位秃了顶的老医生才告诉她，这病是梅毒三期，是由于不洁性交造成的。家里

陪同来的人，一听大为发火，拉着老头要揍一顿，说：“胡说八道，我女儿还没结婚呐！”

她大哭，拉着家人的手离开了医院。

火柴终于被她摸到了，“哧”，死亡的火焰烧起来，她看不见，但感觉到了。她哈哈大笑，像鬼一样歇斯底里地笑着，纵身跳入熊熊大火之中。一霎间，她想起还是自己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听老师讲过凤凰跳入烈火中涅槃的神话，她希望自己也在烈火中重生。

但是，她却又一次被人救了出来，送进了医院烧伤科。她狼一样嚎叫：“你们让我死！让我死呀！”

与此同时，全国上百家青年杂志、家庭生活杂志、妇女生活、科学与知识等杂志社，纷纷不约而同地收到一封封令编辑们瞠目的求医信。现摘登其中如下：

编辑同志：我是一个不幸的男青年，从去年夏天开始，我的龟头上开始长了一些红色斑点，有时连包皮也红肿起来，用手挤压龟头时，就会流出乳黄色的汁液来。到现在，龟头顶部已呈暗黄色，像要溃烂一般，其痛苦难以言表。希望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病？该怎样去治疗？

北京 左××

——摘自《家庭生活指南》1986.2.15

天知道这是什么病！编辑们只好请医学院的皮肤科教授们作答。回答十分简单：

左××同志：

根据你的述说，我们判断你可能是患了梅毒一期。希望

你不要讳疾忌医，尽快到当地医院皮肤科治疗。

近几年，你常会发现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广告牌上、墙壁上、厕所里，到处都像万国旗一样张贴着一张张内容类似的告示：祖传性病专科，包治房事阳痿、性病大疮，清宫秘方，三剂治愈。那些凭着一张钢牙铁嘴、三寸不烂之舌跑江湖的郎中们，也闻风而动，成了专治性病的行家里手。笔者曾在广州、福州、南京、上海……南方一些大城市，看到不少靠治性病而在一年内成为万元户的江湖郎中。向他们请教什么是性病，他们信口胡诌道：“不就是男女间的那个事吗？好治，有青霉素就行，猛打；阳痿更好治，阳药一剂保三天。”虎狼医生竟能由治性病而发家致富，令人啼笑皆非。由此可对性病的蔓延略见一斑。

性病在中国蔓延！广州告急、福州告急、上海告急、哈尔滨告急、青岛告急……先是沿海开放地区性病患者骤增，接着内地各省市也纷纷告急。

任何美丽的神话，也无法代替严峻的事实了。

据卫生部统计，性病患者1983年全国发现1000多例，1986年发现5000多例，上升了5倍。1987年元月至3月份，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全国性病患者猛增到50000多人。卫生部有关权威人士透露，50000人这个数字太保守，据估计仅是实际情况的1/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性病患者起码在250000人以上。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现性病患者的黑色箭头，飞快地上升。广西壮族自治区1984年发现性病患者337例，到1987年已经上升到8304人。新疆从1980年至1986年累计发现性病患者7775例，其中梅毒患者5986例。广东省1985年性病患者1001人，1986年3915人，1987年一下子翻了三番，上升为

10860人。专家们认为，广东实际患性病人数比统计的数字至少高出5倍，即是54300人。黑龙江省1985年发现性病164例，1986年已上升了7倍；河南省1984年至1986年对部分市地4178名流氓犯罪人员调查中，发现478例性病患者。仅郑州市1987年元月至10月份对183名卖淫、嫖娼者检查，发现性病81例，发病率几达50%。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患者由于没有及时治疗，通过多种途径，已经把性病传染到下一代。今年元月至5月份，仅沈阳市发现的300多名性病患者中，10周岁以下的儿童竟有19人，其中有4名新生儿，最小的孩子才出生7天！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被称为“鼠疫”的爱滋病已袭击全世界131个国家，发病达85700例。据预测，到1991年，爱滋病患者将增至100万例；病毒感染者将增至1亿。中国也已受到爱滋病的侵入。中国预防医科院副院长、卫生部爱滋病工作组负责人曾毅教授告诉笔者，中国已检测了近3万高危人群，结果发现了3例爱滋病患者与13例带爱滋病毒者。1986年又在浙江省发现4名因输入国外血制品而感染的爱滋病患者。河南省1987年从山西省购进一批从西班牙进口的丙种球蛋白，分别用于5个县、市，注射后才发现该球蛋白含有爱滋病毒。

更让人忧虑的是传染爱滋病的主要途径“同性恋”，在中国也有上升趋势。仅天津市1986年2月至4月，就查获同性恋分子41名，均为男性。在一个派出所查获的34名同性恋者中，25岁以下的男性17名。他们模仿外国电影中的男妓形象，涂脂抹粉，夜晚躲在黑暗角落里勾引男人。另据公安部有关材料，北京、广州、上海、四川等地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同性恋者。